

◎乡村纪事

## 又闻麦香

□郑曾洋

学校南面是大片的麦田，麦田中间是一条乡间小路。每天晚饭后，只要没其他事情，我都会换上运动鞋，沿着这条小路走上一圈。

小路是土路，走上去松软舒适怡人。小路两边麦青花艳，散发着淡淡的乡野味道，呼吸着这样的气息，心神宁静，忘怀得失。

顺着小路往前走，路边麦田里的小麦已经及膝，绿到发乌，麦梢似乎已经开始变黄，矮矮壮壮地挤在一起，过了四月初八，麦子已经开始扬花抽穗，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淡淡的清香，是那种即将成熟还带着点青气的特殊香味，沁人心脾，是麦香。脑海中立刻漾起李健深情温柔的歌：远处蔚蓝天空下有一片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，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……

我特别喜欢这首歌，在小路上散步时会把手机打开，听着这首歌，跟着小声哼唱，想象着风吹麦浪的情景，那种愉悦无须多言。听着这首歌，闻着熟悉、亲切的麦香，不由得想起童年最爱的美食——碾饃。这种美食当然不是长出来的，得先将



小麦趁青黄时割下，把麦粒搓出来，搓好的青麦粒，用簸箕簸干净，蒸熟或炒熟后倒在石磨里碾起来，转上一圈儿一圈儿又一圈儿，细长条儿的碾饃就出磨啦！滴上香油，浇上蒜汁儿，一盘翠绿松软、麦香四溢的碾饃就做好了，味道绝佳，至今念念不忘！

闻着麦香，顺着小路继续往前走，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，拿出手机各种角度拍照，拍挤挤挨挨的麦

子浩浩荡荡地伸向远方，拍饱满结实的麦穗逆光中诱人的特写，拍麦田远处的高大楼房，拍蓝天、白云、小麦和树木随时节构成大块色彩的变幻。在我眼里，麦子自然是其中的主题，因为麦子是农民可以触摸到的幸福。

说到麦子，眼前仿佛就是麦收季节的场景了。再过十天半月，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，这绿得发乌的麦田将变得一片金黄，地头上将会停放着各种车辆和等待着收获的人们，田地里将满是轰鸣着跑动的大型联合收割机。用不了几天工夫，这一望无际的田野只剩下麦茬。一场新雨过后，刚播下的玉米、大豆就会探出嫩绿的头来，在夏风中向人们招手示意。阳光下的田野，麦茬的明黄与夏苗的嫩绿交织成明艳亮丽的巨幅织锦，没有任何物体能遮挡视线，只有蓝天，只有无边无际的庄稼，在天地间写下一行行沁着草木清香的诗句，流进你的眼里，印在你的心上。

夕阳西下，绿色的田野笼上一层庄严肃调，似有一种苍茫高远的况味。几声鸟鸣，那是归巢的鸟儿在提醒我天色已晚。于是，在这熟悉而亲切的麦香中，我悠然自得地往回踱去。

◎百味人生

## 菜市场那棵老槐树

□魏增瑞

每次走过菜市场，我都要多看几眼路边那棵老槐树。

菜市场路两边多次种过树，但都因为人多踩踏严重且有碍菜贩们做生意难以成活，但有一棵老槐树因为长在一家居民的院墙边，距离路面较远，却屡屡躲过灾难，为喧嚣的菜市场摇曳一树翠绿。

凌晨，当老槐树在睡梦中还没有苏醒的时候，菜市场陆续有乡下菜农赶了过来。由于老槐树是菜市场最独特的标志，菜农和菜贩儿的买卖交易就在它的身边进行。这些菜贩儿转个身儿就变了身份，对赶集的人高喊：“自己种的菜，便宜卖了。”不明就里的人还真难以把他们和菜农分别开来。但是，当早饭以后，菜农们纷纷离去，菜贩儿们仍在默默坚守，就像大海退潮后的几块海边的礁石，慢慢显露出来。

过了早晨买菜的时间，菜贩儿们把小葱和韭菜梳理得像爱美的姑娘的头发一样，纹丝不乱；把西红柿擦拭得一尘不染，鲜红得像孩子的小脸蛋。他们纷纷把自己的蔬菜提了价，虽然贵了点，但对于错过了买菜时间的上班族或者中午突然来了客人的家庭，总会从他们那里买到合适的蔬菜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这些菜贩儿们大多为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他们青春不再，没有能力到外地打工挣钱养家，就只好挣点辛苦钱维持生计。酷暑骄阳，风霜冰雪，老槐树和这些菜贩儿们一块儿默默地在街头坚守，他们好像成了菜市场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

几个菜贩儿有自己的地盘，他们默契相处，互不侵扰。时间久了，看惯了他们在各自地盘上的一举一动，音容笑貌，某个菜贩儿哪一天忽然没有出现，就好像那个地段有了某种缺憾。老槐树下是一个好地方，骄阳下可以蔽日，小雨天可以避雨，一个菜贩儿在它身边坚守了好多年。但接连好多天，这个菜贩儿没有在老槐树下出现了，问他的同伴，说：“‘走了’，好几天了。”“头一天还好好的，第二天睡过去了。”菜贩儿们纷纷议论着，诠释着自己对生命尽头的淡然以及对生命最好终结方式的期许。

没过几天，老槐树下迎来了新的菜贩。这是一位看上去七十岁左右的老汉，身体硬朗，一辆农用电动三轮车就是他的菜摊。他靠在老槐树树干上，身边放着一个随身听，眯着眼睛，非常惬意地享受着戏曲唱段。接近中午的时候，我到他那去买菜，看他是一个健谈的老人，就不由和他攀谈起来。

“这么老年纪还出来卖菜，够辛

苦的。”我说。

“没啥辛苦的，出来挣点小钱，只当玩哩。”

问他的年纪，他用手比画了一个八字：“快这个数了，今年七十七，孙子都上研究生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快要八十岁的老人，竟然没有一点儿老态龙钟的迹象，活力十足。

看我一脸的惊奇，老人一下子兴奋起来，他把手掌伸出来，反转了一下：“你信不信，现在我一个人还种了十亩地。儿子到外地打工不愿意种，我一个人把全家的地包了。”

我说，以前我也种过地，两亩地就把人累得够呛。

他大笑起来：“现在种地可省事儿了，犁地有拖拉机，耙地有播种机，收割时地头一站，一会儿就麦子就收完了。”

他边说边收拾菜摊：“种上庄稼还不影响我出来卖菜，晌午回家，老伴总是做好吃的等我，说实话，我这心里可得劲了。”

说完，他骑上电动车，哼着小曲，一溜烟跑远了。

望着远去的老人，我心中一阵感动。老人说的得劲，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幸福吗？幸福到底是什么？金钱？健康？地位？心态……说实在的，幸福真的没有绝对值，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境遇，只要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，坦然面对，总会有一个幸福的港湾等着你。就像这棵老槐树，尽管生长在一个不太适宜生存的地方，但这并不影响它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甚至繁花枝头，尽情地绽放自己。

◎都市闲情

## 李记甜甜屋



□李季

随便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道走一圈，都会看到挂名“李记”的店，李记面馆、李记棒棒鱼、李记大盆鸡、李记修脚店、李记理发店等，基本涉及各行各业。中国姓李的人太多，而只要老板姓李，都可以挂个“李记”，这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事。虽没多少个性，却易懂好记。走在街上，有一种我的店铺满天下的虚假自豪感。同时，心里总有种种遐想。异乡的亲人，爱过我的人，我的朋友，看到李记的招牌，眼前会不会浮现出与我有关的种种往事？还有与我反目成仇的人，憎恶我的人，看不惯我的人，看不起我的人，我的冤亲宿主们，会不会对着那招牌狠狠地瞪眼？

这世界原本荒诞而可笑，和我们关联的东西总有那么多。况且，“李记”的发音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呢！张爱玲说，对于相爱的人而言，明明是不相关的事，拐几个弯，就与对方相关了。对于相恨的人而言，可能也是。爱的反义词，是冷漠。恨的反义词应该也是。一切都与那个人无关了，那才是彻底的不爱或不恨了。

法国电影《编织的女孩》中，女孩遭负心人遗弃后精神失常，住进疯人院，多年后，负心的男人躲在窗外偷看被他毁掉的纯美女孩，啾指哭泣。然而一切都无法挽回，时光再回不到当初，过错再无法弥补。有人说，能量守恒，感情也守恒，这世上的感情总体上是等量的，你像虐狗一样虐过别人，也终会被另外的人像虐狗一样的虐。这话我只同意一半，被编织的女孩，她不会虐人，她有何罪，她又多么无辜。

我好像也虐过人，当然也被虐过。那被我虐过的人，再看到“李记”两个字，应该是满心的冷漠了。但愿如此，我可不想欠人家的，更不想去啾指哭泣。

我最想开的店，其实是甜点店，店名就叫“李记甜甜屋”，屋子不必很大，但要被甜甜的香气和一张张笑脸填满。人间太苦，爱一人太苦，我们需要甜，需要每一天都甜甜地活下去。



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